

離亂憂患骨肉情

記父親周書楷與姑母周書芳

● 周鴻特

我的姑母周書芳，乃家父周書楷唯一胞妹。她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出生於湖北省安陸縣北郊周家河一個耕讀家庭。我的曾祖父爲塾師，四十歲時雙目失明。祖父周莠田十二歲便挑起生活重擔，每天幹完農活才帶上一碗冷飯去上學。他對清廷腐敗政權強烈不滿，在一試秋闈後，憤而投筆從戎，報考湖北省武備學堂。畢業後分到新軍中任排長，參加了辛亥起義。民國成立後，由於他做事勤謹，治軍嚴格，由連、營、團長迭次升遷爲于學忠二十六師少將參謀長。祖父在漢陽駐軍時，與當地名門閻秀毛氏夫人結爲伉儷。

祖父毅然解甲修文

一九一三年八月，家父在北京出生。姑母亦於一九二〇年誕生。這一家人是很美滿的。不料禍從天降，一九二二年我祖母突患毒症溘然去世。當時我父方八歲，姑姑不滿兩歲，眼看孤兒弱女失去依靠，祖父不放心將他們寄託外家，便雇請保姆帶在身邊，隨

軍流離於川、鄂之間。一九二六年，家父已十三歲，正是求學的關鍵時期。祖父有鑒於軍閥混戰不是終局，便不顧于學忠的一再慰留，毅然解甲還鄉，在安陸城關以全部積蓄建起一幢住宅，延聘名師，一心教育子女。並與「知府」的獨生女徐氏續弦。祖父對子女要求極爲嚴格，在他的耳提面命下，姑姑和家父一樣，熟讀四書、史記等古典著作，打下堅實國學根底。一九三一年，家父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。他克服家境清貧帶來的困難，刻苦鑽研，成爲學校的優秀學生。曾獲東南十大大學國文，英文比賽第一名。在校期間，父親結識了同爲中大學生會骨幹的教育系同學，湖南衡山籍的我母親湯錚訓。共同的理想與志趣使他們走在一起，他倆於一九三三年在南京結婚。翌年我出生後，父母爲我請了保姆，將我送回安陸老家，交由祖父母和姑姑撫養。這一時期，是我們家最爲幸福、溫馨的日子。幼時，我曾見過曾外祖母、祖父母，姑姑和媽媽帶著我，一

家四代同堂的合照，真是美極了，是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的侵華戰爭，毀壞了像我家一樣的無數個中國人的家庭。

一九三八年夏，日寇發動蘆溝橋事變後，加緊向內地侵犯。武漢危在旦夕。正當此時，在國際聯盟中國同志會任職的父親，奉派代表中國青年，出席在紐約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。這次大會的主旨是號召全世界人民和青年結成反侵略陣線。我父利用出席大會的機會，順道訪問歐美一些國家，向當地人民和華僑廣泛宣傳我國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，呼籲正義的支援。正當他束裝準備返國之際，接獲外交部電報，原來是經他在「中大」的系主任杭立武推荐，要他留在我國駐英使館服務，並同時入倫敦大學深造。從此開始了他長達五十三年的外交生涯。

日寇入侵毀家之痛

家父出國前，祖父、姑姑、媽媽帶我去漢口爲他送行。送走了父親，我母親帶兩個

弟弟去湖南外家暫住。從此，一家人天各一方，生離死別歷盡滄桑。同年十月二十五日，武漢為日寇攻佔，安陸亦隨之淪陷。日寇進佔前，先對縣城狂轟濫炸，我家一幢祖屋頓時化作一片灰燼。祖父攜全家到離城三十多里的白家崗農村避居。這裡雖是遠離公路的深山僻壤，但由於日寇的襲擾掃蕩，也不得不安寧。鄉親們日夜躲進密林之中，兒童不敢啼哭，婦女們甚至剃光了頭髮，打扮成男人。姑姑也與當地婦女一樣，飽受驚嚇。三年農村生活艱苦備嘗，先是繼祖母過早去世。不久，祖父也身染重病，為方便治病，只好搬回城關。此時日偽已佔據我家房屋，全家先後寄居在教堂、破廟內棲身。後經祖父的好友輾轉向日交涉才發還住房，但內部已被破壞一空。我們只得住在原先存放雜物的門房之中。日寇侵占安陸的幾年間，實行血腥統治，老百姓進出城門要強行搜身。日軍經常在大教場用中國人作活靶子，訓練士兵刺殺技術。一九四三年，日偽為了借助我祖父在當地的聲望，多次派人登門，逼他出任偽縣長。遭到祖父斷然拒絕。他義正辭嚴的說：「我寧可帶上兒孫一起去『拌豆腐』（即被刺刀挑死）也不做這種出賣民族和靈魂的事。如果硬逼我幹，就先抬一付棺材來。」由於疾病和精神的折磨，祖父很快就去世了。祖父去世後，日偽又一次佔據我家住房，

姑婆帶我和弟弟被迫住進尼姑庵裡。安陸淪陷期間，許多愛國青年不甘接受日偽奴化

教育，紛紛到國民政府所在地求學，我姑姑和他們一樣，到西鄉原安陸縣中和隨縣三高中讀書。祖父去世前，我師從私塾老師學國語，祖父死後，家中送我到日偽辦的興亞小學插班。日寇為推行奴化教育，規定從三年級起由日軍教官教日語。我因不懂日語，上學頭一天即遭日本教官打了重重一耳光。從此我再也不上日本學校了。姑姑將我帶到她上學的附近小學讀書。經常隨學校遷移，躲避戰火。有一次，學校附近小河發大水，學校停了我的伙食。我整整餓了一天，等河水退了才回到姑姑所在的學校，她給我端來一盆糙米飯，上面有一些鹽水煮蠶豆，我狼吞虎咽般吃光了。見此情景，姑姑暗中流下了眼淚。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，我們才回到縣城。

八年離亂兩岸隔絕

一九四五年底，我父親從駐英使館調回重慶外交部任秘書，一直忙於國事。曾奉派擔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特使馬歇爾的翻譯，參與國共美三方談判，並出席巴黎和會，任代表團長顧問兼發言人。直到一九四七年夏天才抽暇請假一周回到安陸，為祖父舉行隆重喪禮。全家得以團聚。八年離亂，祖父、繼祖母和我母親先後在戰亂中去世，人亡屋毀，恍若隔世。

一九四八年，姑姑高中畢業後，父親曾建議她報考武漢大學，並給我父在南京中央

大學讀書時的老師武大校長周鯁生寫了信。但姑姑考慮到兩個侄兒年幼無人照顧，決定放棄升大學機會，在縣城小學一面教書，一面照顧我們讀書。

一九四九年秋，我父和繼母去了台灣。撫養兩個侄兒的責任便落到姑姑的肩上。她為此推遲婚期，直到我和弟弟有了工作後，三十六歲才結婚。

海峽兩岸四十多年的隔絕，骨肉間音信不通。姑姑忍受著常人所不忍的思親之苦，有時在夢中與我父見面，醒來時淚濕枕巾。

香港會親竟成永訣

直到一九九〇年隨著兩岸關係的逐漸緩和，經多方努力，方與我父取得通信聯繫。同年八月，在我父和繼母屠雪貞的安排下，姑姑帶我和弟弟亞特、表妹湯超英一同到香港會親。當我們到達九龍紅勘車站時，父母早已在站台等候，父親和姑姑二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見面後長久抱頭痛哭，其情其景感人至深。在港停留的七天時間，是我們一生中最快的時光。一九九二年六月，姑姑又一次偕我在東北工作的維特、季特兩個弟弟，去港與父親、繼母會面。不料此行竟成永訣。父親回台北一個多月，即因心臟病猝發，於七月三十一日去世。接此噩耗，對我們親人來說，如同晴天霹靂般沉痛。九月二日，姑母不顧年邁體弱，帶我們四兄弟赴台奔喪。從榮總醫院移靈的那天，我們耽心姑母年

紀大，承受不了巨大悲痛，力勸她不要去。她仍堅持參加。當見到我父的遺體時，姑姑淚流滿面長跪不起。九月五日，姑姑帶我們參加了台北各界人士為我父舉行的隆重葬禮。在台停留期間，得到父親生前好友、同事以及繼母的親屬熱忱的關懷，使我們於萬分悲痛中受到慰藉，倍感溫暖。我們感到兩岸

同胞實為一家，沒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礙。姑母於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，因病在武漢去世，享年七十七歲，我們兄弟四人及她的女兒、媳婦等均隨侍在側。綜觀姑母一生，憂患多於歡樂，戰亂多於和平，親人離散多於團聚，實乃個人及民族之大不幸。希望這一悲劇今後不再重演。

作為中國人，我們與千萬萬家庭一樣，渴望民族和睦，國家昌盛，家庭溫馨團圓。寄語兩岸領導人，善體民意，順應世界潮流，放棄一黨一派政治上的歧見，毅然坐到談判桌上來，為民族和人民大眾之福祉，多辦實事，少說空話。果如此，則斯民幸甚。歷史也將記載這一筆。

中外名人傳稿約

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，自三三八期起增闢「中外名人傳」專欄，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，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，稿約如下：

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，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。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、出生地、生卒年月、重要學經歷、主要事功及成就、著述、特殊事跡、文字力求簡潔流暢，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、稱老、稱先生、不空格、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。

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，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。

③「中外名人傳」以現代人物對世界、人類社會有貢獻、有影響者為限，不論在朝在野，各行各業，均所歡迎，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，以便查對考正。摘錄他人著作、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。

④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

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「中外名人傳」編輯部收。